

远去的渡船

□周萍

岷江水经都江堰外江分流后成为金马河，继续一泻千里，一路奔腾，浩浩荡荡流经温江境内，它在川西林盘的褶皱里流淌了千百年，这里拐弯处，曾经有一个当地人过船接驳的小渡口。

20世纪80年代的冬天，川西坝子总笼着层青灰色的雾霭。寒假到了，我们兄妹3个，照例要去河对面外婆家玩。我们踩着结霜的田埂往河边走。一到冬天，金马河河床裸露成嶙峋的脊背，大大小小的石头像被阳光晒化的巧克力，褐色的纹路里嵌着细碎的贝壳。我们脱下鞋，赤着脚踩上去，冰凉的触感从脚趾缝漫上来，哥哥总爱捡扁平的石片打水漂，看银亮的弧线在水面蹦跳七下才肯罢休。行至河心浅滩时，冰水漫过脚踝的刹那，妹妹总会夸张地尖叫，惊起芦苇丛里栖息的白鹭，雪片似的翅膀掠过我们头顶，在河面上投下细碎的阴影。

那时金马河上的桥还屈指可数，记忆中仅有两座桥，一座在下游十几公里处的双流擦耳镇，一座在上游，离我家也是十几公里的三渡水大桥。春夏之际，上游都江堰开闸放水，河水如千军万马奔腾而下，下游河水暴涨，波涛汹涌，湍急的水流根本不可能划船过去。只能等爸爸妈妈有空时骑着自行车绕二十公里载我们去崇州外婆家。在冬季，枯水季节，河水很浅，河床的石头沙地都裸露出来了，只有河中央还有一条弯弯曲曲宽度十多米的河道，水流湍急可以划木船到对岸。这样去河对岸的崇州外婆家，我们就可以抄近路过河了。

对岸的渡口藏在芦苇荡深处，一艘孤独的老木船像块被河水泡软的方糖，旁边河堤上还有一株高大泡桐树。我们站在金马乡这边的河岸巨石上，把冻红的手掌拢成喇叭状：“过船——来——啰——”童声被河风吹成丝线，掠过结着薄冰的河面，惊飞了枯枝上栖息的寒鸦。往往要等上一盏茶的工夫，对岸的河堤上才会出现那个微驼的身影——老张伯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肩头的船篙比他高出半个身，竹节处包着磨得发亮的铜箍，随着他的步伐在腰间轻晃，发出细碎的碰撞声。

他踩着青石板台阶往下走时，鞋跟与石阶相叩，嗒嗒的节奏混着河水的呜咽，成了渡口特有的晨曲。枯水期的河床布满犬牙交错的石头，老张伯却走得稳健，船篙在肩头扛着，摇摇晃晃，像在弹奏一曲无声的民谣。待走到泊船的柳树林，他会先蹲下身，用布满老茧的手掌抚摸系在歪脖子柳树上的缆绳，仿佛在问候一位老友，然后才解开浸满河水的麻结，木船便像只被唤醒的水鸟，轻轻摇晃着身子，准备踏上新的航程。

老木船的甲板泛着陈年的桐油香，船舷上深深浅浅的划痕，是无数次与礁石碰撞留下的勋章。老张伯撑船时总爱哼川剧，沙哑的嗓音混着竹篙破水的声响，在河面荡起层层涟漪。他握篙的手呈古铜色，指节粗大如老树根，掌纹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河泥。当船行至中流，他会突然把竹篙横在肩上，让我们看水面下穿梭的鱼群，鳞瓣在阳光里闪烁，像撒了一把碎钻。

我外婆家所在的红土村属于崇州江源乡，同时位于崇州、双流、温江三县交界处，藏在石鱼河边一片竹林深处，进村的路两旁是一大片竹林，还有开着紫色木槿花的竹篱。每次渡船靠岸后，我们还要走上高高的台阶，在种满桉树的河堤上走几百米，然后又从另一端的石头台阶走下去，继续沿一条村道还要走几公里的路程才能到外婆家。每次到村口总能看见外婆围着蓝布围腰，站在一株柚子树下张望，我们一走进，她接过我们湿漉漉的布鞋，用围裙擦着我们冻红的小脚，嘴里念叨着：“河风凉，快回家，进屋喝碗姜汤。”土灶台上的铜壶永远烧着滚水，铁锅里焖着刚摘的青菜，腊肉의咸香混着柴火的气息，在老屋的梁柱间流转。

记得有年春汛，金马河水涨得几乎漫过堤岸，浑黄的水流裹挟着枯枝败叶从上游奔腾而下。妈妈带我和哥哥去看生病的外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不得不冒险去坐船。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妈妈坐在船里，她紧紧搂着我，一只手掌紧紧抓住船舷，抓住我的手心里全是汗，我看着老张伯将竹篙深深扎进漩涡，古铜色的脊背绷成一张满弓。木船在浪头里颠簸，哥哥不小心撞翻了放在船头的陶罐，泡菜的酸香混着河水的腥气扑面而来。老张伯却不慌不忙，待船行至下游平缓处，突然大喝一声，竹篙在水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木船便驯服地掉转头，朝着对岸的芦苇荡驶去，惊起的水鸟在船尾留下一串清脆的啼鸣。

最难忘那个冬夜，我们在外婆家待得晚了，出门时才发现下起了雨。老张伯的渡船早已停航，可我们站在岸边正要发愁，却看见河面上亮起一点昏黄的马灯。灯光越来越近，老张伯的身影在雨幕中若隐若现，船篙上结着冰花，却执意要送我们过河。船在风雨中前行，马灯的光晕在水面摇晃，老张伯的蓝布衫早已湿透，却不停地安慰我们：“莫怕，老张伯的船比金马河的石头还稳当。”靠岸时，他从怀里掏出个热热的红薯塞给我，红薯皮上还带着体温，在寒夜里暖透了指尖。

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渡口老张伯的渡船不仅载着往返两地的行人，还要载着两岸的烟火气。清晨的船舱里常推着竹筐装的青菜、陶罐盛的豆瓣酱，还有用荷叶包着的叶儿耙，那是河这边的乡亲带给对面亲戚的心意。有次深秋，我看见老张伯蹲在船头，小心翼翼地捧着个装着小鸡的纸箱，雏鸡的啾鸣混着河水的哗哗声，成了最温暖的晨曲。他说：“对面江源的王婆婆养的母鸡孵了小鸡，非要送两只给温江金马的李大姐。这渡船啊，就是连接河两岸亲情的脐带。”他摸着船舷上的木纹，眼里映着粼粼的波光。

去年清明回金马老街，我和妹妹特意绕去河边逛，对岸那株泡桐树还在，满树繁花，而船和渡口都不复存在了，河岸边的芦苇荡已被改造成金马运动湿地公园，木栈道取代了曾经坑洼不平的砂石路。

我久久伫立河坝，思绪在渡口旧貌与新颜之间回环，欣喜夹杂着怅然。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契机，也是所有旧事物更迭的普遍规律。我老家的道路越修越好，越修越多。特别是前几年新修的一座大桥，钢筋混凝土的桥梁横跨河面，在夕阳下，像一道美丽的彩虹。而下游老街河坝对面，渡口和老张伯的渡船早就消失了，成了老一辈人心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名人

行踪

情感

又闻爆米花香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在贺麟故居观雾

□田闻一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

情感